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三　　　餘姚黄宗羲編

贊一

滇滓生贊　有序　宋濂

滇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濵遇蜀道士杜可大

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鄂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瘞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盗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内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盗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縣聲音起生神鑒頴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

可大自以為不及學旣成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晝市犬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無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

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為恠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睎聖猶時造其廬生死執熊手謂曰吾端居曾樓闃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陥甲戌宫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宫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為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

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
學中年五十二無子惟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
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
駁以為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為經彖爻繫辭為傳
黜文言彖象二傳為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必
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益生
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
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

其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學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名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山姓烏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烏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歷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聞傳於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黄昔我素王韋編三絶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叅我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代攘之如河之渾如曀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於百原起神冲漠凝於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陟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寘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揃載神於言炎炎宋籙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眚祥見徵土髮亂矣明昏以世莫之

慼矣魚在在藻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惛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穌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旐央央我車罷罷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揺夏宇障之涉於大川烝徒楫之楫副宇橈子孑焉依國式斯墜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晝作夜號舞於林兕瞰於舍孰投是艱胥莫之艾乃愬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於

寘睠生之爲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於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何今

筮竹贊 有序 唐肅

予子之潭欲筮而無蓍請以竹代之予曰易謂聖人之德幽贊神明而生蓍則蓍固靈矣然地無蓍可廢筮乎屈原離騷云索瓊茅以筳篿漢方技傳亦有筳篿須臾孤

虛之術說者曰筵竹篿也楚人以結草析竹卜為篿然則楚人之筵篿以無蓍歟夫蓍蔡龜也大龜可卜者出於蔡上有蓍百莖下必有靈龜守之蔡非楚地故以筵代蓍而卜焉今越去蔡尤遠蓍或不能致則放筵篿之法無害況吾所以質諸神者在誠不在物之瀆既作之因為贊俾刻其櫝云

辭曰祝蜥蜴以祈雨龍之同類也禁原蠶以助牧馬之同氣也緊竹之視蓍均艸彙也虛中弗窒又圓其外也

虛則靈具乎智也著百莖而同本合萬殊為一致也以有代無理或弗悖也爰韜爰櫝受命則出也載營載盡吉凶以示也於戲泰筮神明之攸寄也曷竹曷著惟秉誠之無貳也

義鶴贊 有序 高啟

吴報恩寺浮屠之顛有二鶴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罣脛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籲於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其傍

弗去羣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乃已余居值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悦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惟恐非艾晨咷夕噭曾無含忸世嘗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鶴哉

迺贊曰

嗟爾鶴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守禦鳥之賊猗獨棲於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迓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

之魂猗歟魯黄鵠孰配爾德猗

象山先生贊　趙汸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黄氏三壽圖贊　有序　方孝孺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甚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為極盛心嘗疑之謂

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髫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紿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為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婺聞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皓白冠裳如畫行步蹌蹌可數默然若不能為辭余私念史遷之所

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於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為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

也謂三老人為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
俗之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之方亂民
喪厥德詐諼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龎厥風
既成邦國以昌元亂既弭殆臻於理昌占其瑞視諸黄
氏維黄世族為婺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
德則日隤泰弗居其名福禄攸躋懿兹黄氏有伯有季既
錫之富又賚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貲名孰能與夷咸以
善稱人之者艾集於一身疇得乎天施及弟昆伯氏持

觴維仲之授季也夔夔以籩以豆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非云珍於以療飢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誠敬樂有壽耇凡爾子孫曷不是程以革其漓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在之四方是效

程文憲公雪樓先生畫像贊并序　胡儼

儼嘗聞諸先生長者言初勉齋黃公為新建丞與弘齋李氏講學於東湖書院極論性命道德之旨時雙峯饒氏從弘齋實與有聞焉黃李二公皆朱子門人而饒

氏親承二公故學有本源傳饒氏之學者徽庵程先生得徽庵之傳者程文憲公雪樓先生吳文正公草廬先生二人也雪樓於徽庵爲從孫草廬亦雪樓之薦起也後人徒知雪樓遭逢世運文章事業烜赫當時而不知其理學淵源實與草廬同一揆也公之玄孫今吏部郎中翰林侍書南雲持公遺像見示儼獲拜觀乃述贊曰

天生人豪英偉特達義理精微源泉洊發學得其宗乘

時遭逢論思密勿廟堂雍容掌帝之制渾噩古風金薤琳琅焜燿無窮登薦遺逸名德式崇懸車引年進退以禮其心休休豈曰知止幅巾短褐逍遙夷猶麻源之谷實邃且幽流瀑涓涓白雲悠悠午橋綠野令德作述九原不起吾孰與游

平心杯贊 劉定之

陶甆為杯有童中立斟之以酒浸趾沒膝滙腰平心不可復盈盈則下漏淋漓滴瀝至於栝乾衣履盡濕耆僕竊

笑賓主失色維昔哲匠用戒貪得豈維酒哉可該凡百

郭令公像贊　失名

唐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姓郭氏其元勲偉烈著於社稷豈獨其身為國宗臣而垂裕子孫百世頼之余從其裔孫獲覯遺像乃知將相自有真也韓退之所謂如高山鉅谷龍虎變化蓋其麾下偏裨𩔖揩氣使者尚然而況於王乎為作贊曰

唐室中微主昏臣僭長驅腥膻摧裂宇縣青騾蜀道龍

種路隅嗣皇朔野號令烝徒風飛雷厲英雄羣集孰若汾陽其聲赫奕躬扶日馭手揮天戈光弼懷恩左翼右呵蕩滌咸雒勦滅安史盡挈寰海歸唐天子歷肅代德常為虎臣功名蓋代貴富超倫入於其家綺疏朱戶侯伯僕隸妃主女婦立於其朝真王上公强藩屈膝奸相斂容出於其郊貝冑金鉞田紇羅拜吐蕃奔北唯兹汾陽何福之隆本於厥心全德大忠厥心何見其儀孔碩河目海口泰華屹立宜爾愉壬甸匐趦趄鬼貌藍色狐遇

於菟十世宥之尚百其世凜乎猶生遐哉勿替

文丞相像賛 孫燧

偉哉文公千古之士方國脉尚存也流離顛沛唯恐不得其生及國脉既絶也慷慨從容唯恐不得其死求生匪生求死匪死生死唯求成就一是丈夫事業㒺每如此百世聞風孰不興起

震川先生賛 有序 王世貞

故太僕寺丞直文淵制勑歸震川先生諱有光字熙甫

崑山人也生而美風儀性淵沈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
經術長於制科之業自其為諸生則已有名及門之屨
恒滿而先生方以久次膺貢尋舉應天省試第二人故
相張文毅公治時主試得先生文而奇之大以國士相
許然至公車輒報罷行年六十而始登第又不得館選
出令湖之長興踰三載僅遷判順德府高新鄭其座主
也以大相秉銓憐先生屈抜為太僕丞尋以太僕入司
制敕氣稍發舒而淅之臺使復苛摘之先生方屬疾髾

鬱不樂遂卒先生於古文辭雖出之自史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廬陵當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其晚達而終不得意尤為識者所惜云

贊曰風行水上渙為文章當其風止與水相忘剪綴帖括藻粉鋪張江左以還極於陳梁千載有公文運斯昌衰起八代如韓在唐宗工哲匠宋之歐陽余豈異趣久而始傷

國寶新編傳贊 并序 顧璘

李夢陽字獻吉本關中人從父官遂寓大梁仕至江西按察副使朗暢玉立傲睨當世初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即曰豈六代以還書耶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不羣晚始汎覽諸家益濟弘博或失則粗抑矯枉之偏不得不然耳夙尚氣節當孝宗朝上書言事意翕翕希賈生代韓司徒草奏劾諸閹危矣賴武功康子海脫其難視江西學政文

教鬱興不能與俗俯仰躬陷縲絏誠亦負氣之過卒使讒毀叢積擯棄終身伊誰咎哉空同集六十三卷可謂富矣姑蘇黄省曾詮次至以辯獄等辭亦錯其間詆之耳贊曰

黄初響絶詩道中微唐興二傑大發厥機世豈不遠知繼者希桓桓李君生也實後上泝風雅志則多有一鳴驚人千古為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仕至陜西按察副使少有神

觧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便凌作者時海陵儲公巏錫山邵公寶領袖文苑咸加賞歎和粹沖夷人樂爲友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衆目爲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寛不善事樞要遂出爲校文之職以勞致瘁弗臻大成咎在政人不在其身也夫文章之道初慎師承乃能立體馴臻妙境始自成家觀其與李氏論文宜取舍筏登岸爲優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尚爲己地固非確論賦咏著述互見短長自古恒然匪

徒今日若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實亦人倫之雋乎

贊曰

辭尚體要矩矱式陳異稟拔萃乃貫天人立訓範世俾也可循穆穆何君學緣宿解源出自山委折歸澥既濟

視筏弗舍胡待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仕至應天道判超穎絶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貯腹笥有觸斯應不事猥鄙學務師古吐辭命意迥絶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

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故貴仕罕知其藴真州蔣山卿嘗見所撰建康觀雲記吐古下之曰文不在兹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也余特賞其知言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構若羲獻真行懷素狂草尤臻筆妙本朝書品不知合置誰左贊曰

漢隱方朔明玩祝子傲睨冠紳游戲文史蓄之海涯發

也雲蒸騰踏藝苑孰敢爾陵
徐禎卿字昌穀蘇州人仕至國子博士神清履弱雙
瞳燭人幼精文理不繇教迪著交誠感暮賦諸篇詞
旨沉鬱遊闖晉宋之藩凌躐曹魏長宿驚歎稱為文
雄筮仕武宗朝厭司法比請移學職斯亦可窺其雅
識矣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
折衷備兹文質取充棟之草删存百一冀成一家之
言傳兹來世至今海內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以

為也其所研索具在談藝録中可謂良工獨苦者與

文誠感暮賦
迪功集不載贊曰

博士清貧冰淵斯濯遺編熒熒鳳羽麟角唯寶貴奇匪

以其多有人弗粹山委則那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仕至雲南叅政孝友性成篤

厚人理愷悌無慝刋夷町畦故能善下仁賢兼容謭

劣綽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教化則才興斯

忠信基之矣特詞章彪發泉涌錦爍或當人落筆一

掃千言旁觀者往往奪氣萋斐伊興此唯芽孽然高舉
闊視渺然不為意也及其拂袖歸田益窮詞奥以彼易
此又豈娼嫉所能知乎今觀其文賦敘綴贍麗森張武
庫殆且伯仲潘陸奴僕元白有餘地矣羽儀斯世其兹
數人也夫贊曰
仁哉叅政不遺其親異類廣含矧我同人天授藻心謏
夫側目白壁永輝蠅罪何瀆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仕至山東按察副使文性淵奥

吏道精覈主覆戶曹屢籌大計督學山東誓清膠庠其甚乃舉郡邑弟子十六汰之士始汹汹弗任毋亦矯枉過其正乎詩恥凡語於古愛謝靈運於唐愛孟郊於元愛劉因嘗曰此道不宜淺淺則庸茸下矣善乎嚴滄浪有言劊人宜取心肝喻於立命處殫力耳毛膚焉足試乎後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自作吏不隨人真凌駕千古膽也晚註五經考論歷代史刋正先誤自信彌篤或者以爵位駭按察不知正腐鼠等烏

能驚動之哉贊曰
文尚已出襲乃稱賊江都奮精羣譟靡惑言曰法後政
曰正邦志所嚮往迅霄長江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巖
谷發情聲詩雖才韻弗充而古色精言髙映霞表飄
飄然有逍遥遠舉之志好遊名山嘗入武夷雁蕩峻
陟窴搜都忘内顧養疴自遠逡巡郎曹樂負髙標殆
輕人爵時與衢州方豪同好意洎如矣嘗與子期曰

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道
奄殂吁亦奇怪也哉贊曰
靈運樂游嵇康慕仙超矣騐封千載同然南海孕靈陽
春呈響鵾性鴻情永遺遐想
都穆字玄敬蘇州人仕至太僕少卿清修博學網羅舊
聞考訂疑義多所著述好遊山水雖居官曹奉使命有
閒即臨賞名勝騁其素懷所得必撰一記輯成巨帙又
廣録古今金石遺文為金薤琳琅集齋居蕭然樂奉賓

客啣栖道古以永終日不植生產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餓死日晏如也文簡古有法詩雖孤子沖泊竟非俗韻贊曰

詞士撫華技陋雕蟲雅儒慕古力紹揚雄懸磬非貧玄酒非薄自顧充然疇測其樂

景暘字伯時流寓南京本儀真人仕至太子中允事母至孝目盲數歲復明昆弟不遠故舊不遺人歸其德厚矣夷曠有度無競無傲仕既融達好學無怠法

左馬遷為文不尚鈎棘字順語圓具有繩準詩主盛
唐蕭散遺俗庶幾高卧北窻之懷體固所緩言矣余
器重其人每言必正三事乃弗陟五階而逝其命也夫
善書初工真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贊曰
文以體正詩以興奇昧者志怪乃蹈支離中允端士德
厚氣直詞鋒沛發靡不中的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修喪母
毁瘠卒父徽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少卿承志執

節屹有棱範歷仕留署匪云要樞確明職司金石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論詩專尚才情其言曰唐風既成詩自為格不與雅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為近詩未嘗不流於宋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謂為纖弱豈知所操之殊向哉贊曰

王子維介明辨義利千金可捐一諾無替詞流別代力紹唐風涵情獨遠執象奚工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蘇州人舉應天鄉試第一坐事廢坦夷疎曠冥契禪理弱冠居庠序漫負狂名著廣志賦暨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羣儕青谿倪公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爭相引援驕妬互會竟媒禍孽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託興歌謡狥情體物務諧俚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尚其詞君子可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袁褒所刻僅僅數篇則其絕詰也贊曰

嗟嗟伯虎孰廣爾志登臺則流牖下斯滯生滅既一寵
辱奚驚上善如水是生令名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關中長寓吳越間卒
於湖州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玄巾白袷混遊貴賤常以
鐵笛鶴瓢自隨遇所會心輒一傾倒蓋隱淪之高逸性
好吟詩初談導引人疑其仙晚嬰婚娶入司空劉公湖
南雅社援進儒術皆非其本色也詩詞極其苦心所乏
天才耳贊曰

宦達無私愧彼塵鞅山澗考槃乃嘉高尚龍笛吟風鶴瓢酌月皎皎太初江湖之傑

王寵字履吉蘇州人貢入太學卒清夷恬曠與物無競人擬之黄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不樂其温醇詩詞刻尚風骨擺脱輕靡陶鎔李杜汰滌清文既正體裁復滅蹊徑可謂後來之高足惜乎天不假年進而未止學士覩其汗血可也謗曰瓊以蚤折白石巖棄豈不信然哉行書疎秀出塵頗得晉法贊曰

有美吉人温其如玉既安孝友亦泯清濁揚芳詞苑先軌是程心遠節促靳其大成

陳幾亭先生像贊 陳素

此幾亭先生待漏圖也昔者偕陟春闈聨趨丹陛今二十年事矣茫茫日月終始可言獲對典型愾焉如昨贊曰蔚蔚豐鎬凋西遷東北極雲翳星共攸同懐我哲人克秉惇庸遡源濂雒正氣在躬搢笏明廷堂階聿崇肅肅裳衣神明與通大用未極遺範無窮一髮千鈞欽兹

德容沐日浴月先生之風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裕德

謄錄監生臣徐彩

謄錄監生臣董熙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四

餘姚黄宗羲編

銘一

義門銘并序　宋濂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熒爝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彛倫斁矣昔先王有見

於斯雖委巷刺草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賛皇治章
仁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季如本劉
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衰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
章紫綬之賢皂盖朱轓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以豪傑
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
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
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黄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所自出有
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珪君

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生子至十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為教條旣鏡諸樂石復遣從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脣相稽秦之俗已然矣況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黄氏能不染於末俗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豪傑者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惟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黄氏知感慕而興起進修益力烏知不綺若耶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為貴也猗頓之貲未足為富也惟孝友積諸

躬令名昭於時其為貴且富也大矣所恃立兩間而無愧稽諸賢哲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黄氏孫曾可不思自勗或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之流他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濂於黄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維黄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服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為藩奕葉共飡視其齋庭左史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纑燈火與俱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穆然無聲既衍而葩實而匪夸三代一家

世道下趨子父割閨婦姑勃蹊十室九衰瀾倒波頽為
天莫回蠅聲方寘忽聞怒霆孰不為驚植範建防翼法
輔常斯德之元造端非難延裕惟艱任重於山如為高
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求貞
方先與謀庶行之修其道曷由執敬為符夙夜究圖百
世如初

菜薖六器銘　唐肅

余子治圃越城南屋其中曰菜薖架軒先生既銘之唐

肅復銘其器六以余子之治圃也其埶菜也必以鉏銘其鉏曰墾而植本斯立培而𡍖蘖斯茂衡深淺毋爾苟既埶其灌之也必以甕銘其甕曰泉之容伊德之充泉之吐伊澤之溥其揭勿羸其挈勿隳勿事乎桔槹之機既灌矣而草害焉薙之必以刃銘其刃曰惡草之滋貸女以翦夷弗翦而夷則茅其蹊草去矣菜豐矣采之必以筐銘其筐曰掇其美毋以下體斂其實勿滿而溢虛而受之乃其德左之右之慎爾執采而得之芼之必以

釜鬵之必以盤銘其釜曰溉於斯烹於斯我有旨畜甘如飴彼鼎食者殆而銘其盤曰脂弗我污兮羶弗我慕兮惟味道之助兮銘已余子曰噫子善銘吾器切於物奥於理其足為吾儆乎請書之采邁以繼槃軒之作於是乎書

周宁父丁斝漢素温壺銘并序　童軒

周宁父丁斝漢素温壺各一欽差鎮守雲南太監錢公素嗜珍玩愛其古雅購而得之乃徵銘於軒軒按欵

高九寸九分深五寸二分口視深而减二分容四升八合兩耳三趾簡質無文者𤨏周宁父丁之斝也高七寸口徑一寸五分腹倍高而少縮光彩瑩潔色若流丹者𤨏漢素温之壺也是二器遠者不下二千餘年近者亦千數百歲或顯而彙進或晦而陸沉予不知其幾矣然其所以用不用者豈物自為之哉蓋必有使之以顯尼之以晦者也嗚呼士之處世何以異此是故耕莘者伊也保衡者亦伊也築傅巖者說也置左右者亦說也方其

耕莘築巖身執賤役何異物之見棄而自淪於瓴甓瓦礫者乎及其保衡左右斯道大行又何異於器之見用而自同於殷彝周鼎者乎是知人之遇不遇物之用不用皆非己之所能為也雖然人之見遇者亦多矣使非其器安能必無其敗乎故器非鼎也秪見其折足而覆耳器非瓶也秪見其未繘而羸耳器非罍也秪見其缾罄而恥耳果足用乎故人之欲善其用者又不可以不利其器也或曰人奚物之比耶人之用大可以毗一人

康四海小可以修庶事共百職而其所藏之器所通之用豈直兩耳三趾方口圓腹之謂哉矧舊臣可任也壽耇可謀也故傳曰人舊則習器舊則獘人奚物之比耶予感其言竊惟舊臣壽耇皆老成之人予不能無望於世之君子遂取二器之義以銘之其詞曰

有鼎之形靡折其足有罍之量匪枵其腹罍兮罍兮蓋有類乎養其大不累於小者其將求王明之受福者乎

右罍銘

瑩於外盎然以豐虛其中廓乎有容壺兮壺兮盖有類乎體之大而用不窮者非所謂有始而有終者乎

右壺銘

居庸關銘有序　劉定之

余觀自古帝王建極作都君制華裔維本於大德以膺天命結人心而未嘗不據依形勝以自固而謂扼天下之吭者也彼俟國所恃若齊穆陵關楚武關小不之論而秦與西漢唐都雍周與東漢晉都洛乃宇

內大都會且傳世久遠統御廣際者然雍之險在函谷關洛之險在成臯關亦不過控臨中國而已唯我皇明定鼎冀方南向以御諸夏北眺以威邊界其介乎中外之關曰居庸實為覆載以內莫大要地謹按地志關在昌平西北四十里元翰林學士王煇謂始皇築長城居息庸徒於此故以名焉夫講求地理實蹟而勤述其義書生事也況兹關重險鉅防若前之云可不銘乎銘曰

帝承天命朔野是都坤奠其軸乾屹其樞長城為帶白
天繚繞中聳雄闗洞城裏表鐵壁谽谺玉峽嶕嶢俯壓
博厚仰矗層霄冠以雉堞守以虎旅屏翰中華販章土
宇龍旗北伐鼓行其中如雷之震以出太空呼韓南來
款塞其下如蟻叩閽以干天赦昔秦興役庸徒乃居宋
失其防遼金長驅曷若皇明天所綏顧不創而因不嚴
而固一夫當之萬夫莫前一世閉之萬世其傳攬翠為
書席崖作碣勒此銘章以貽無極

石鐘山銘有序　楊守陳

彭蠡之口有山名石鐘尚矣後魏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也而唐李渤非之謂如其說則瀕流㡯峰皆可以膺斯名蓋潭際雙石叩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是石鐘也而宋蘇軾非之謂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何獨此以鐘名蓋山下皆石穴微波入之聲噌吰如鐘鼓中流大石空中多竅與風水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嘗親察而得其實故是酈矣而

周必大又謂上鍾石高四尺下鍾石濶丈餘叩之皆響若鍾磬他石則否復是李爲余謂彼閒衆竅其豐山之自鳴者乎潭際雙石其宋左師之每擊者乎是皆可謂鍾也然瀕流庶峰其下響若鍾者葢鮮石之高大而叩之亟胡清越如兩鍾石者亦安得所在皆是且山之以物象名者若石鼓文筆之類亦豈必為天下獨然後名哉昉名山者其舟而察諸波閒耶果屐而叩諸潭際耶抑若大寧之山甞有巨石狀如大鏞而今以巳為波淪

之九鼎火焚之崑玉耶是皆不可知者事不目見耳聞
而可臆斷其有無蘇之戒也前四人皆目見耳聞而言
猶不能定於一余固不敢臆斷顧區區一山名何損於
天下亦無足深辨者聞之故老我太祖高皇帝伐偽漢
陳友諒時駐師湖口嘗登是山既而大捷友諒殪焉時
羣敵惟友諒實彊難克肆勞六飛躬駕後甚四方皆指
授將帥勢如破竹然則湖口之捷實天下之基也方登
此時廟算先定聖謨孔神高陟遠覽之頃固已空七澤

而奄八荒矣而或山靈水伯變草木為甲兵驅龍魚為
蹕警以張皇威助聖武耶凡山川獲一賢貴登臨以名
於世皆可謂幸而是山乃蒙王趾親臨龍顏寵顧一岑
一壑至今猶有輝耀何幸尚焉古之人睹河洛則思禹
功往在元季徵我高祖民其殲矣今四海内外百年之
間庶職恬逸萬民乂和雖羣動庶植猶勝於亂世之烝
黎者皆高祖戡定輯寧之勞而列聖紹述煦嫗之澤也
凡登是山者左顧彭蠡右瞻金陵江漢之心其可已哉

兵部正郎王尚忠嘗書於山之佛閣間屬余言故為之銘俾鑱諸崖石用告來者舍其細而懷其大云銘曰

楚有巨浸漫五百里曰鄱陽湖蓋古彭蠡陽鳥攸居禹貢肇紀其委之窮或扼其衝有山特起嶕嶫穹窿水經載之其名石鐘往在元季有梟橫厲江漢之間雲擾麻沸崇岡震驚汔可小愒天命聖武舟師徂征矛戟百萬飈馳霆鍧烈火西耀煌煌赤城敵衂而逋岠之湖口乃躋兩鐘以望九有鑾旗前登羽衛擁後猿麋𡡾迓魚媵

烏將雲霞增耀木石焜煌天覧電矚已空荆湘玉輅方降捷音沸騰矢激茜殪厥衆角崩或者草木奮為甲兵四方羣敵兹逈惟劇一鼓殲之餘何庸力席卷萬邦拯其焚溺永康兆民澤埀萬世峻德穹勲惟天其至謂天葢高曷足與儷山有巨石舊銘禹功苔蝕蘚剝有光流虹相古勲業亦銘鼎鐘於皇聖明式配神禹宜偕厥銘以耀終古厲我臣民無忘烈祖

韶石銘并序　王漸逵

惟皇舜既攝元位躬歷數受於文祖乃朝羣岳以釐庶政觀風於多方於是歲仲春二月東廵守於岱宗柴燔於名山大川以恊天時以修人紀敦禮明政以憲於東后歲五月仲夏復南廵守於明都迄衡岳沿湖湘上陟九疑迺歷郴桂又其南抵於曲江之濆受覲於皇岡羣后羣牧畢會圭璧琮璜五瑞三帛侍於荒垌南蠻貢琛惟瑤琨象犀具皇舜迺矢文德舞韶於皇岡之陽鳳凰來儀百獸蹌蹌羣后荒服罔不丕格以遜皇舜曰都予

聞惟帝祇承明德不寶異物予其懋哉廼歸覲於羣牧
歸貢於蠻荒之長三讓弗克委而去之廼陟方西惟皇
既西羣后蠻荒亦各抵厥疆衆物棄於水湄粤古迄今
遂成靈異天帝廼命祝融司護永奠厥荒以風於多邦
其謂皇德廣運後之士庶罔或測識曰為韶石曰為香
爐相傳以譌茲惟湮哉廼敬述其事而銘之其辭曰
洪荒之餘宣命之紀肇厥元聖中天而起維彼元聖德
配彼天重華協光放勳是禪帝曰汝舜予耋於勤爾巽朕

位萬邦皇君厥位既揖廼陟羣方修禮同度迄彼南荒
維皇寧止南荒嘉祉羣后敷功蠻方聿至其至惟何格
茲文命維琛祇德克讓以敬維德維寶不珍異物蒼璧
奇皇載堙以汨湞水溶溶皇罔慫慫億萬斯年維皇之
宮靈涉自天百世之下錫我元元草木夭喬山川沖郁
維皇之光衍此遐福湞東小臣勒此蕪文昭皇之德以
詔後人

書齋銘　并序　歸有光

齋故市廛也恒市人居之鄰左右亦惟市人也前臨大衢衢之行又市人為多也挾策而居者自項脊生始無何同志者亦稍稍來集與項脊生居無中庭以衢為庭門半開過者側立凝視故與市人為買賣者熟舊地目不暇舉信足及門始覺而去已乃為藩籬裹以修扉用息人影煞耳邊聲闃然每至深夜坐者欲睡行者不止寧靜之趣得之目而又失之耳也項脊生曰余聞朱文公欲於羅浮山靜坐十年蓋昔之名人高士其學多得

之長山大谷之中人跡之所不至其氣清神凝而不亂也夫莽蒼之際小丘卷石古木數株花落水流令人神思爽然況天閉地藏神區鬼奥邪其亦不可謂無助也已然吳中名山西亘巨海東浸林屋洞庭類非人世皆可宿舂遊者今遙望者幾年矣尚不得一至即今欲稍離市廛去之尋丈不可得者也蓋君子之學有不能屑於是者矣管寧與華歆讀書戶外有乘軒者歆就視之寧弗為顧狄梁公對俗吏不暇與偶語此三人者其

亦若今之居也而寧與歆之辨又在此而不在彼也項脊生曰書齋可以市廛市廛亦書齋也銘曰

深山大澤實產蛇龍哲人靜觀亦寧且宮余居于喧市肆紛那欲逃空虛地少天多日出事起萬衆憧憧形聲變幻時時不同蚊之聲雷蠅之聲雨無微不聞吾惡吾耳曷敢懷居學顏之志高堂靜居何與吾事彼美室者不美厥身或靜於外不靜於心余茲是懼惕焉靡寧左圖右書念念兢兢人心之精通於神聖何必羅浮能敬

斯靜魚龍萬怪海波自積火熱水濡深夜亦息能識鳶魚物物道真我無公朝安有市人是內非外為道為釋內外兩忘聖賢之極目之畏尖荊棘滿室厥恐惴惴危階是習余少好僻居如處女見人若驚噤不能語出應世事有如束縛所養若斯形纖心忸矧伊同胞舉目可惻藩籬已多去之何適皇風既邈淳風日漓誰任其責吾心孔悲人輕人類不滿一瞬孰塗之人而非堯舜

丁氏半山亭銘 并序　李東陽

潛川丁君繼仁隠士也作亭於銅山之半名曰半山亭其子鴻臚序班鉷乞予銘諸石縣之近區若槽山之奸雄治父之神恠龍湫之虚幻皆君子所不談麟山之風致亦未足深論彼半山者王荆公之故名也荆公爭謝公墩詩議者謂其習氣所發使其有知未必忘情於地下予為君識之以貽其後人使知兹亭為丁氏故物君之心非有所競而人亦莫得而競也銘曰

盧之潛川有山曰銅有亭厥中作者丁翁僂㒓夾飛層

簷間空繩平度均不下以上吐吞嵐霧凌薄蒼莽俯臨
谽閜仰抗高爽羣奇羅列萬象森朗連山逶迤如屏如牆
長江重湖漾漾茫茫喬林長堤曲澗方塘晨暉夕陰往
來其旁西望槽山魏武所駐姦雄一顧乾割坤據金卯
訖籙旋為典午河山猶在俯仰千古歐冶遺山鳴金既
躍張干雷邪光彩淪落幻術莫究九原不作僧有伏虎
龍湫是於龍亡虎逝此事長吁亦有龍眠麟山故蹟丹
青窈眇千載泉石山峙川流歲月若奔歸視吾山吾亭

固存我居我游我燕我殮終我齒髮貽我子孫昔有半山粵惟安石謝墩王寺名同代隔我來君去誰主誰客平生英氣所遇成敵終焉一歸誰失誰得今有半山若蹈陳迹彼豪有知此憾誰釋物各有主古人則云往者勿追來者有聞富貴難恃虛無莫陳不朽有圖惟德與文汝亭不歆汝山不磷我銘在茲垂千百春

讀易銘 并序 楊爵

余既久在罪難中自念君子存仁造次顛沛未嘗少懈

歲月云邁百年易失頃刻光陰未可以若醉若夢而玩處之也即臥側障之以席盥手焚香凝神清慮讀易於其間客有謂予者曰其名此為安樂窩可乎余應之曰不然也余之罪多矣奚以安樂為哉人之處世非安樂則困辱二者而已世之人或以富貴為安樂以患難為困辱此固未然而謂吾之處困為安樂亦非也夫其所為慊于心而合乎義理之中正則雖日在患難此心未嘗不安樂也夫其所為愧於心而戾乎義理之中正則雖

日處富貴而此心未嘗不困辱也吾之所為質於古人之作用為何如其愧於四聖亦多矣然則名吾所處為困辱窩可也又奚以安樂為哉況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天地萬物之理具於此損益困節中孚習坎則切於處憂患之道也因銘以自警銘曰

安樂安樂由心之作輾轉困辱惟吾所速四聖垂訓炳炳簡編議之而後動擬之而後言或可以觀象玩辭而補吾之愆

約菴銘 并序　顧璘

正德庚辰之歲璘來京師太僕少卿周君見於舍曰吾竊幸乎子來吾方有解於中未以語人請質之子始吾論學恥弗慱也故統覽聖經汎涉羣言多識廣思唯恐或漏作為文章既被雲漢囊山岳且猶慊慊焉羞其鄙瑣今也多言而患馳苟有會焉兀兀終日而已始吾論才曰震奮為雄曠朗為特剸裁巨細弗見棼糅者斯天下之通才也古之人廣謀若平宏辯若誼吾甘執鞭其

門今也覩沉默淵密之士外木而中理動簡而節周有餘味矣服今吾取其素也味今吾取其薄也居室今吾取其適體也交際今吾取其不廢禮也推之百物靡不以約為尚乃築菴稱約志吾警焉豈釋故即新有游於道階乎抑氣衰志頹將戔戔自居齷齪以苟終乎物有自蔽道有自疑故目不視面燭不輝跋明所弗逮也乃今顧得承教於子於是璘乃正容起賀曰善哉先生之學乎所謂黜華掇實舍凡而執要者也按約之義為省

為束為要均道本焉是故太饗之玄尊大路之素幬省也服之用大帶射之用拾束也稽數以籌張綱以綱要也匪省則華華則濫質匪束則散散則淫志匪要則泛泛則隳功故君子之學省也而後質固束焉而後志莊要焉而後功篤三者既修聖人之道具矣然則先生之務約也又何以加諸璘不佞無以復高明顧修銘于菴以相厥志乃銘曰

道本一原物始太朴維皇建則貴順惡鑿澆風既澶繁縟

紛錯士尚彌荒靡所止託君子孔憂遡懷渾噩爰究道真統茲守約内存必専外動必確豈無多方匪我攸學

埋奴銘 有序 郭子章

蜀之交川古氐羌地繇來遠矣其遐裔錯住洞島混跡漢蠻結纏毳以自蔽習精悍而健鬬其性然也明興經略西川招撫邊戎當事者以豺狼不可狎也歲捐金繒羈縻之然亦不敢負阻馮兇以逞邇來蟻衆彌彯犬牙踰厲皴皺不虔貪猥無饜隊西戎以剥行

道連北敵而騷居民至刈我堡長剗我邊人殘孽貫盈天人共怒時皇帝君天下歲之柔兆閹茂也大司馬徐公奉天討揭靈旗屬文臣材官而晝以方畧飲冰授節指日揚麾先庚而號令嚴肅未鼓而士卒讋釦或攻或伐或圍或追勢如解籜事埒拉枯蠻且披靡莫知所嚮曳兵而竄塹谷者自成京觀冒蚵而赴江河者欻若斷流渠賊就擒硐房悉燬不半載而四十餘砦一掃無存故穴匪依餘黨深竄懼天戈之盡

劉悔偏頭之末從面縛軍門以乞降還銀鏁而納欵攬其首亂歃血埋奴以矢必不敢逆命司馬公乃奏凱班師西鄙之民始𩰚然解戈而即衽席矣露布以聞聖天子獨偉其功爵賞有差余同年謝彥實氏觀察威茂出入帷幄親履矢石嘗以其所睹記者紀西征事甚備因屬予章為銘鐫之石以彰一代頎膚且以示羌戎之後來者嗟乎漢當中興尚閉玉關謝西域唐丁盛際諸蕃僅質侍子未聞自縛首虜數十人

甘心幽土以堅誓盟自非靈威神武安能鎮壓其狼心建千古駿業哉赫矣壯乎洵為不朽敬綴其概而系之銘銘曰

芒芒天府坤維接畛綱以封艘綴以仁允狄馬彼獠滋蔓如積勝乎梟獍殘於玁狁侵玩不蠲酷兹邊疢事聞當宁帝赫斯怒授大司馬琱戈以捕叟擘文韜廣掇武庫觿將操盾謀臣獻謨鼓鼙震天輴轀塞路蹴嶽拔山掣電卷霧虵豕陵亂狼狽而啍曷矯其鷙曷馮其固埶

壓穹廬機駭槃瓠追奔逐北俘馘滿野餘孽窮屈悔負咻噢願罷金繒以謝西征稽顙植領龥天丐生詎曰辟旄縛而乞盟瘞之邊土僇彼不庭五兵既隱七宿尊衡啓陲之疆篤國之禎功序廟廊茂賞殊旌在昔嚴帥劍閣勒銘矧茲偉煜豈直蠻平异哉京觀自劇鯢鯨刻石山阿千載威名

礲村石硯銘　錢允治

吳西界三十里有村名礲亦曰硯石之山上為吳王之

故宫其石也村中人取以為猪之欄糞之窖等於凡甓城中人取以為牆之趾階之級稍為尊崇而為硯者千不得一也羅紋鸜鵒金星玉帶富貴者得而狎之貧賤者莫得而庸焉乃鄙人取礎材之中硯者付之良工琢而為之不古不今可異可同高其外虛其中寛而不偪深而有容於以吮筆濡毫其大徑丈其小徑尺或為雲虹夭矯長空或為游絲披拂清風可以發越吾之欝勃可以輸寫吾之心胸其德靡改其壽無窮噫嘻玆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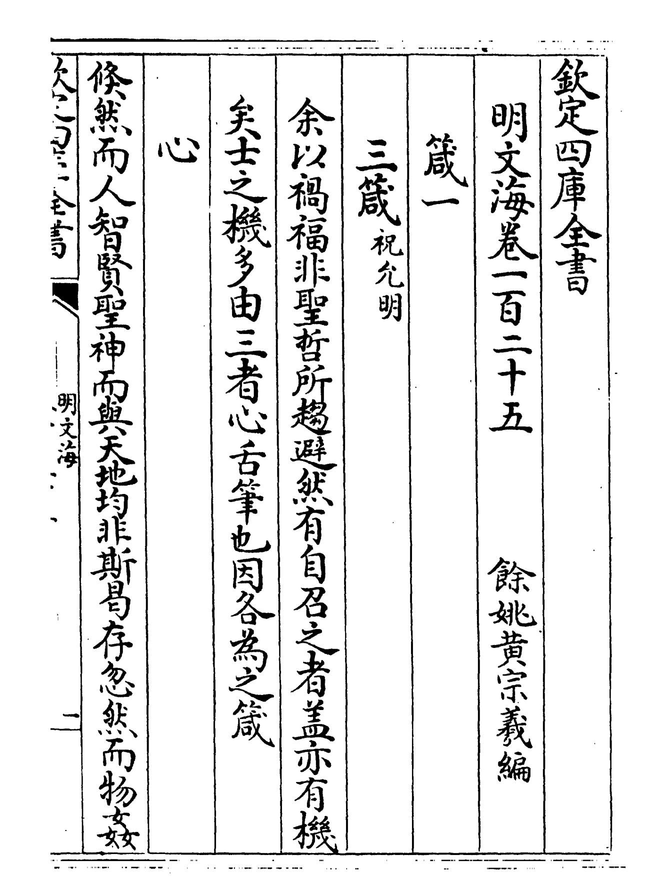
非玉也詛曰比德乎帝鴻

彭祖觀井銘　孟思

維古人中名善養生於我老彭獲壽極永靡物不警尤謹觀井覆井車輪絙樹縈身扶杖蹲蹲乃敢少前俛視惕然猶恐墜旃意若孱孱苟能效焉維以永年予曰不爾怵怵葸葸非養身旨拘若凍蠅氣拂厥膺必夕飲氷跼蹐以臨蹢蹢滯淫爽傷厥心即有井幹匪冽泉寒苟或以看損目傷肝兢然若墜是爲過懼懼過膽傷脉絡

不注榮殘衛單交相爲瘉養生如彭四體不瑜我養生
術術簡弗難非吐而納不藥而丹弗輪弗繩去杖而安
既不隕越亦不蹣跚厥術云何有井勿觀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四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箴一

三箴 祝允明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趨避然有自召之者蓋亦有機矣士之機多由三者心舌筆也因各為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賢聖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忽然而物奻

究盜賊而作萬物騰非斯曷出人用斯殺我我亦用斯殺人以逮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心

舌

倏然而譽仁賢知儒而游揚誕乎非斯曷居忽然而毀暴慢倍鄙而憎遠罪棄非斯曷起發用斯殺予予亦用斯殺發以偕其孽發不可察而予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舌

筆

倏然而褒華袞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操忽然而貶象

服黥臉而流汙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已已亦用斯殺物以并其譎物不可察而已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筆

還心箴　鄒守愚

余性癡也日余酬酢出於余心以恊天則而不余愧或嗤余竟不顧憚敘不喜顛躓不懟然亦不余留也其或不然而奪於愛物不能制持余顱憒悸交戰戰不止寢不帖寐食不甘嗜坐不暖几行不寘履前噤後呵森列余前乃自唾曰汝胡為乎然以形累汝𩮀

平生耶於是乃憤然以劚之曰還汝還汝毋為余妖

雖忤於人無懵已乃怡怡然于于然譬諸霧開冰釋

如於其初於是作還心箴

汝動於義汝心則遂汝不動於義汝心則悖汝毋閉其

他曰惟汝師景星慶雲維其瑞矣魍魎魑魅惟其類矣

上帝臨汝勿云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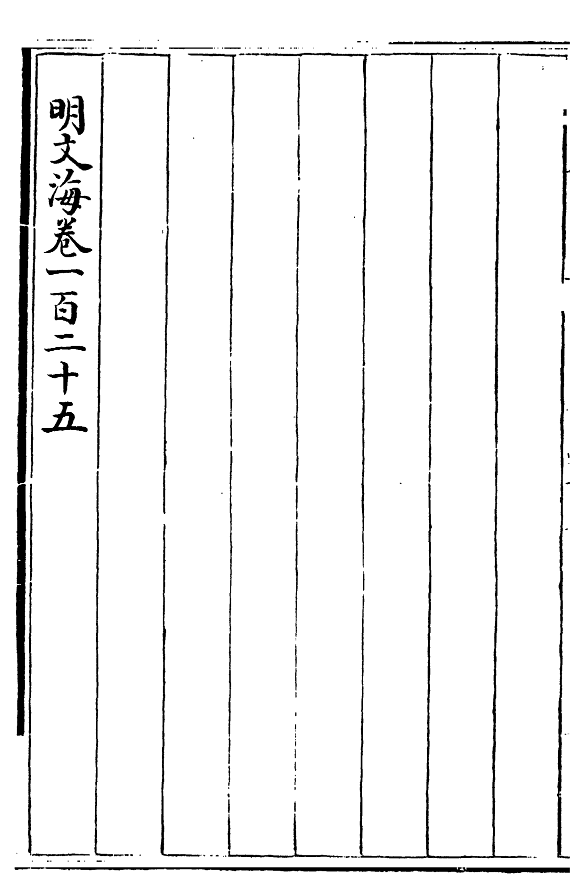
讀書左箴 丁自申

讀四方書如陟四方之顛讀萬古書如游萬古之前耳

不聞諠嘂之聲若與聖賢相問對不設暴慢之氣若與父師相周旋噫余何可一日不讀書兮蓋將有味乎斯言

讀書右箴

耳讀書而聦目讀書而明心讀書而一神讀書而清疑讀書而辨慮讀書而瑩饑讀書而飽困讀書而醒慍讀書而喜忿讀書而平噫余白首未聞道兮惟讀書以畢此生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五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戒一

三戒　趙撝謙

昔柳子厚作麋驢鼠三戒蘇子瞻愛其辭乃以河豚以下三者擬之其風戒之意切矣近有觸於余懷者頗類乎是故亦作三篇於其左

灘之黿

余舍濵溪上石晶晶然延袤數十畝間而新霽有龜出暴於石牧兒適有見者蹶步執之號於衆曰吾得龜矣從衆往趨視之戲玩百狀有欲視其首者龜堅縮不出戲祝曰龜乎龜乎能出首以視予乎頃復不出乃相謀以幾棘揕之揕其尾則首出揕其首則尾出兒乃大笑曰以善道求汝則首不出以惡法侮汝則首尾俱應尚為知所從耶吾以汝能先吉凶以告人而不能先吉凶以免巳尚為知者耶羣兒皆揶揄大笑余聞之亦含笑而歸援筆識之

穿山甲

甲蟲有穿山甲其名者善穴山而出故名性嗜蟻於羣聚處輒開其甲佯死於地蟻入甲鏬唖唖然如得珍物俟其至衆則固斂其甲入水甲張浮螘水上徐以口拾之日食皆然一日遇人於山谷間人以沙礫擲之則卷然作束如石狀以紿人人見其紿也因持以歸臠其肉而食之甚旨以其甲能已風疾復貨於藥肆吁穿山謀食之計亦巧矣何其巧於取蟻而拙於避人也哉卒至肉臠甲折之患悲夫

水之鷸

鷸一名翡翠體雖小其毛羽青瑩輝彩可玩常循飛水厓入水底取魚蝦水族食之巧者利其毛羽以一罔飛舞水上媒而執之取其羽市於富貴家為女子飾直視金玉因致富夫負毛羽之美而不能循幽藏僻乃栩然終日競誘於人至於斷取而終不悟哀哉雖然世以羽毛夸於人者豈獨一鷸與

車戒　蔡潮

逸休先生居洛下八十年未嘗一日不讀書潛心聖學

灼然燭事理恒計人禍福於幾先罔或不應驗人以為通神嘗閑行郊外遇有商販虞孚者厚其載以貨於洛日且昃達城市尚舍許儇促急趨意倉皇不循軌轍問蚤暮之節於先生答曰宜調爾轡舒爾御範爾馳驅雖暮尚可到亟則不能也孚怒目抵憤謂先生迂且誕箠策甚急兼步疾驅雷歘而飈旋矢激而霆迅揚揚然拊軾呼噪飛塵蔽天日茫乎若憑虛而莫知所指未數里側越峻岐左凹右凸讙聲闐遠社而車覆矣輪傾輻敗

蓋折軫虧貨毀壓過半震愕嗷號僅以身脫輯理漸向暝竟止於郊外謁拜先生寓所願聞先知之故答曰吾非讖緯術數之學洞觀古今據理審勢而必然也不聞孔子云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吾豈教汝以緩不及事哉昔晉陽處父以剛愎敗乃事鄭子陽以迫隘災其身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能如西門豹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佩弦以自勵均其緩急使之調和何以至此極孚愧謝而去雖悔無及矣靖州馮生鑾發跡轅門

初授天台令其於禍福之機軸倚伏之途轍領受予門
舊矣因其請教之勤述往事作車戒貽之

五誡　張純

越有女桑氏年十六而寡誓不改節高垣墉辨内外雖
童子不得見盛年遷於逸慾旁室有美男子聲音相悅
私握地而通焉每至旦貞操又凜若蓬鬢垢面哭泣不
絶皆曰楚之貞姫也縣尹上其事於朝以旌之未報女
桑氏則姙身就館矣且曰予思苦而腹疾也或令其家

求醫診脉曰男女不相瀆死固吾所也何求於生鄉人益賢之數月呱呱而生子噫鐘聲自宫鶴聞於天本之先蹶枝葉從之魚之在淵欲盖而章孰謂微之不顯而令名可以倖取哉女桑氏早知戒焉吾知不必傳笑於世也

余讀書於瑶山下忽有人告余曰是巔有白人洞草木叢幽鬼神焉司之樵牧者必墜死怠於祭祀則稼穡不能登每聞有訶斥聲余曰有是哉是歲五月五日之夜

分風凄雨黑見流火星然散而一二而什伯也其光燭天復合於一俄上俄下守舍者不敢指曰虎豹棲止暮夜何之人乎非也吾知洞君遊也余亦不能辨閉戶歎息而已詰旦閱其所有人跡焉蓋其人舉族求其牛羊也夫訛言先入繼眩於目見茍非叅驗之固焉誰其以理觀乎詩曰人之為言茍亦無然此之謂也

吳人客於楚八年而歸道宿於山舍見一美女無父母兄弟為作飲食設衾禫心悅之結為夫婦未曙負而逃

焉其友問其故具荅之曰是謂非望之福也必有奇禍盍為爾卜諸卜曰狐也不聽其妻知之日夜泣不止曰是恐割吾愛也妒婦人也遂出之期年形體羸弱語言訛亂或為召巫師燃鹿角而照之狐立於牀下始矍然而悟遂召其友與故妻也再拜而謝焉滄江道人曰取諸外妖而為祥不信其內親而為仇今之人皆然妄也是故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

余行括之深山中見一翁顏色如童子坐一石室余異

而問之曰皇都北徙老夫居此余曰何術而壽何老而幼也曰余兄業商賈北走湖南窮百粤以巧射利珠玉逼楹手足不停先余而死九十年二弟佞不能辨奸不能聦好文辭日事筆硯識利害是非瑣瑣而計析之不倦先予而死百有十年余長而愚妻子曰咨遂不室廬風雨霧雪言蔽其樗朝陽明月抱犢于于起卧無常黄精爲糧曰春與夏花明草叢落葉飛鴻乃知秋冬憂不至我樂不知終言訖而去嘯於長松翁盖有道者也余

思結髮記誦逶迤屆年窮通好醜其中乃遷玄鬢種種顔色不妍攬鏡自照為之茫然自今而後須命於天如木如石謹識斯言

吾鄉有鄭學究者陰為不善妻子詬詈如傭丐出而教小兒峩而冠衣裳楚楚束帶而佩玉勃然而顔色如神命出則唯唯奉行不敢慢有惡之者紿其子弟曰爾師平素如是如是謹效之弗受責也兒輩信之凡聲音舉動悉夫人所云也鄭覺焉甚愧不越月而去之噫今之

爲民上者反所好而令不自度而作威百姓之化于惡

德能無愧乎故曰善爲人者能自爲者也善治人者能

自治者也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六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七

餘姚黃宗羲編

解一

琴釋　胡翰

嫣仲子學琴於東峴之叟三日而鉤絃七日而成章不習者踰月而幾於忘矣客有造者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吾見仲子之琴徹矣亦有故乎仲子曰無故也吾聞清角者天子之琴也號鐘者諸侯之琴也

皆古之制也末之能詳焉吾嘗以今之琴攫而驛之揆之於古其制有曰八尺六寸正度者有曰七尺二寸者又有法四時五行長四尺五寸者又有象三百六旬有六日為朞之數者代有不同孰從而準之五絃宮商角徵羽大絃寛而温小絃清廉而不亂故宮為首商次之角又次之徵羽又次之未有以宮居中央商張右旁小大相次不失其序如漢儒所傳者習而不察孰從而正之五絃之外為少宮文王所加也少宮之外為少商武

王所加也未有為文王操能去武聲不以少商應大絃如唐人所論者此又弗察也謂之變音可也音止為五加二為七蔡邕益之為九絃孫登損之為一絃由一衍之為二儀由十倍之為二十者有之以為好事者之過而二十七絃之離周已具矣此别出變音也故名曰變後世迭為損益盖不知其非正也漢去古近史遷所載當時之制豈不由周人之舊乎桓譚蔡邕可謂好古矣未聞有取於還也歴數百年而至唐楊收奮其獨見之言

以折安況生之徒而在邕亦未之有及也以史遷桓譚蔡邕楊收之博物通類猶不能正之後世孰取法焉況聲音之别有經有緯有從其製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具妙窮本極幽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手者不可傳以譜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求其如成連師曠師襄師文者益又遠矣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生焉今夫高厓巨壑泉源所出淙然而鳴沛然而決澎湃沓澠放乎江河之間瀄乎春容而自得及其遇大礜批大窾

怒而相射回旋相薄大者砰然小者硜然聽不可極者若神物憑之莫測此非水石之聲也耶鴻蒙廣莫之野噫氣鼓之或穆而清或凄而厲八方蕩摩其變也雲然外陰閉而内陽欲出二氣未分若與敵遇轟然動乎九地輻而磕磕颯然而天雨此非風霆之聲也耶奮至德之光合生氣之序剛而不怒柔而不懾嘽緩而不肆幽深而不怨不播不石不噍不殺不滮灒其情深其文明其氣也盛其化也神洋洋颯颯乎非風非霆非水非石

此何聲也惡得而寫諸客竦而聽俯而作畀㕡而退

邃菴解　李東陽

邃菴主人通籍禁廬僑居京第隟地晨掃重扉晝閉客有過者叩門而問曰此非揚子之居乎童子對曰是也導客而入若引若曳複院繚垣巍堂巨欐客乃蹜足脫屨探懷出刺將修容以為禮且歷階而就次童子曰未也再導而前委蛇隱翳窔霤中啓懸櫳外蔽客乃髣髴指擬逡巡睊睨耳側聽而無聞步將舒而復蹴童子曰

未也盡歷紆曲豁達蒙曀仄徑旁通曾軒倒綴棐几庭設牙籤架度主人方几坐書堆凝神注思聆謦欬而倔起具冠裳而出俟客乃揖而請曰子何居之邃耶主人曰從善實難從惡則易地有所宜擇俗有所宜辟吾將寄遠心於車馬託大隱於城市屏物誘於紛華去塵襟於祓禊期深造以獨得匪超舉而長逝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六籍絲棼諸家鼎沸衆難交錯羣疑積滯吾將辨亥豕於偏旁註蟲魚於疏記思縷析而毫分庶窮

揆而絕繼豈塊處而無營亦嬰心於有事客曰如斯而已乎主人曰理窟淵微天機奥秘尼叟之所罕言庖犧之不盡意吾將高仰堅鑽深鈎遠致求四情於未發之時探五性於有生之際縣粗而益極其精舉大而不遺其細尋墜緒於唐虞溯長源於洙泗窺數仞之宮墻涉千尋之涯涘會萬變以同歸或殊途而一揆顧茲菴之攸寄若百工之在肆彼居安以資深亦引伸而觸類者也客起再拜領邃之義識道理之鄉方得工夫之次第

若馳康莊請執君轡若游大川請鼓君枻隨君所之無

畫無廢鉅卷長辭髙楣大字睎唐學鮮擬漢賔戲匪菴

則名敢告同志

香灰解　楊爵

予復下獄半載為丙午年三月初七日晨旦東廠使邏

者來覘即予卧側以殘甎藉囚板上相與偶坐者久之

獄中穢氣鬱蒸久在內者習不自知從外乍進則臭不

可堪乃以棒香一莖揷坐前甎縫中焚之須臾香盡灰

不散宛如一完香焉乎取而懸諸壁上至第五日猶
散因思其故為作觧以散之夫是物也其將中抱憾積
憤凝滯於此而有不釋然即抑焚猶未焚而托此以為
永久耶二者雖有間焉而其精誠感致則一也遭世乖
變人定勝天即一物之微而其用之所措固有幸有不
幸焉耳葢賔筵廣設幄錦幃羅庖翟薦德恪舉殊儀𠯗
和切音哦上肅環冕下列笙歌君臣交慶委佩鳴珂旅語之
際嘉謀孔多聞善即聽若决江河王猷下降枯槁滂沱

雍容揖遜永息干戈上安下順宇內沖和則唐虞三代之境界也燒異薰以昭明德固已有之舍彼其處而來焚吾獄中焉此何等氣象也墐攏掩戶日影不通塵留負鼠隙引汚風一息淹淹百慮忡忡其與吾環列而偕坐者不過三五囚徒東西南北偶此相逢或十三四齡口尚乳臭之豎子或八九十歲鬚眉皓然之老翁身披帶索首冒飛蓬額蹙氣喪肌削腸空縱蓄百金一動即窮荷校滅耳罪彼不聰手梏足械膿白血紅俯就坎窞仰

叫穹窿使聞之者皺眉見之者戚惆甚至於不能為心則閉目掩耳佯為聾聵爾來焚此可謂擇地擇人之未審忽於所入而謬於所從者矣久而不化疑有神明類彼志士之死不瞑嗚呼其劉忠愍耶抑周蹟山浦竹塘耶不死正寢死此福堂名垂不朽同彼霄壤與我國家為龍為光雖然陵谷有時而變遷金石亦至於消泐故凡合氣成質寓形宇内而為人為物者終歸於盡天地如此其大也古今如此其遠也其孰不蕩為灰塵而揚為

飄風乎爾其欲外消息盈虛之常道觀反復無窮之世變以後天而終乎是固無此理也吾為爾摩散之再拜而祝之曰匪人焚爾惟爾自焚爾不馨香與物常存煅以烈火騰為烟氳上而不下聚而不分直衝霄漢變為奇雲餘香不斷苾苾芬芬龍逢比干相與為羣爾宜自慊胡為云云理無二致吾以喻人事苟可死何憚殺身願爾速化歸彼蒼旻樂天委運還爾之真拜起悽愴雙淚盈襟嗚呼易化者一時之形難化者萬世之心形化

而心終不化吾其何時焉與爾乎得一相尋也

許白雲求誌解　張寧

虞文靖公不肯銘白雲許先生之墓以書幣復張率性轉致其門人門人於先生猶父子以父事於人而為人所阻未有不怒者庸暇計其可否哉無怪許氏門人之致辨也王餘慶聯往復書為一通識其末曰世固有越世而相感並世而不相知者詩書文章天下所共知人品氣節亦天下所共知是惡用以口舌辨敬書以見古

今士俗隆汙其言意正平和婉不激不露度越同門遠甚後之觀者止可致感歎於存歿之際敢以爲身之戒勉不宜巧排力辯爲死者定枉直於不可致詰之鄉而加之意非待於君子之道也公書中語於先生固已尊待之至若其論列爲銘非知之盡則無以詔天下而信後世意即東萊所謂待人不得不寛論人不得不盡者或遽以此議公昧於知人公於先生言極尊待豈得不知所不知者特以行狀多未諭終莫能得其學行道德

之詳而難於序述耳豈可與蘇東坡不肯奉詔作苑公埋銘者例論哉寧三復莊誦因文靖公書見古人為文之不苟因王餘慶諸門人之書見古人師弟子恩義之篤餘不敢知也是卷流落人間楮墨如故而今為彦章都閫所得可以托不朽矣予見卷中題識者無不致疑於彼此之間敬為之解

寫騷亭釋　張弼

淮陽子為秋官郎以寫騷名亭有非之者曰屈原之離

騷其何時乎使非楚襄懐之世恐弗作也子當成康之治而寫騷殆所謂不病而呻吟乎能無背時乎淮陽笑不答其弟子吳之珍以告夏官郎東海居士居士艴然而起曰汝知春秋乎春秋叔世之書也亂臣賊子之事也孔子不得已而著此刑書宜治世之弗之用也漢之盛時儒先君子嘗治之乎曰治唐之盛時儒先君子嘗講之乎曰講宋之盛時儒先君子嘗究之乎曰究使在堯舜之世必將併絶之乎之珍默然意若有弗懌者居

士曰吾方患世之陋儒俗子謂孔子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為五伯之事未知堯舜之治亦用政刑乎曰此猶天地之四時有春無秋何以成萬物曰然則堯舜既不可無刑政則春秋在堯舜時亦必不廢也曰諾曰亦有廢之者乎曰有曰誰曰王安石也安石之流嘗鄙棄春秋謂斷爛朝報矣曰其究云何曰塗炭華夏招徠邊釁播遷王室陸沈神州遂至亂臣接踵怙勢擅權而宋祚因以淪亡實肇自春秋之毀也居士撫几曰噫亂世之春

秋乃治世之膏粱不可毀者如是夫則離騷之在治世當毀之乎離騷固非春秋比倫也忠君愛國之心九死不變則春秋之所必與也敢問盛治之世懷忠君愛國之心者將在所斥遠乎加奬也朱子所以雖扶病必詳釋之也處方今盛時而寫騷可乎不可乎其志忠乎佞乎其行潔乎汚乎必有能辨之者然而必不逮彼捧溺嘗惡之流華爵秩盛輿馬飽妻子志得意滿而誇詡里氓市童矣此流若有謟書汲汲然以攻之亦不暇寫也

之珍乃悚然拜曰敬以告吾師遂書以為寫騷釋

立愛解　蔡羽

或問立後大義也夫道一而已法有二原何哉外史氏曰何謂二客曰律所以取平也息爭也吏之案斷曰生則從心所愛死則昭穆相當竊疑之若二原然外史氏曰余見其一未見其二也立後之人一也云生者謂其已定於生前也云死者謂其生時未有所屬擬立於身後也夫父子祖孫託於久遠非其素所愛則不可非愛

則隙生矣甚或相嫉相亂至不可言矣隙生嫉且亂是譬也可以延其枝乎故立後莫大於立愛律家曰生則從心所愛聖人原情之論也其曰死則昭穆相當者生時不暇為逡巡乎身後衆求立之為奉其祀是時父祖考妣已亡無從詢其愛否但據昭穆立之則疏不得間親幼不得越長亦原情以息爭也翰林院孔目蔡羽九逵先有子名震哥早亡九逵年逮五旬思立嗣無親兄弟之子求諸從兄弟之子昔多違碍紛紛非余愛也惟翕

弟之季子師少素愛遂援立之更名學禮後為之冠且娶生一孫不久死連生二女孫時外史氏年逾六十將宦遊京師自顧煢煢遠適他方無以自壯念震哥之慧而札學禮年三十未有子顧箕裘奚屬哉於是又求諸從孫之中有傳姪之子敏行可愛遂立為孫改名延孫為之聘矣將行冠矣使學禮而無子固其子也使天憫學禮幸而有男則震哥之靈悠悠恒軫余懷若因延孫而引其緒無損於學禮也况二子二孫亦何嫌哉嘉靖

十七年歲戊戌外史氏從南京翰林院考滿還思勉學禮以耕延孫以學聊為各委其業而資養之母令荒廢均思其職因解立愛之義豫用曉之請諸名人圖咏為二卷子孫謹守焉

三不幸解　李濂

伊川先生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敢問斯言何謂也曰古人為學之道以明明德為本已之明德既

明而後可以新民故子夏曰學而優則仕季路使子羔為費宰而孔子以為賊夫人之子也蓋凡人少年登高科必無深蓄厚養之學練達精明之識志滿意得輕佻浮薄其能致遠者鮮矣席父兄之勢為美官多挾貴恃權弗自檢飭行已則乖臨事則眩其能自立者鮮矣斯二者皆未能明乎脩已治人之術或有任情妄作並保終之為難謂之不幸誠哉其不幸也至於有高才能文章則其氣必揚凌忽長者傲慢同列自以為辭藻超異

人莫我及必不肯俛首求益虛心下問以探討義理之精微其於治心養氣之功不復知所用力縱使成名亦不過為文人詞客而已豈非人之不幸耶胡仁仲有言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何古人之不相及哉旨哉斯言實與伊川之言相表裏嗟乎當今之世父兄之所訓督師友之所講授惟舉業文章而已宗族之所期望鄉黨之所欣羨惟科第官職而已苟能

有是皆以為家之令子里之奇士抑豈知科第文章而外有聖賢之正學乎風俗至此良可慨歎故嘗為之說曰少年登高科則快意於進取必萌侈大之心何有乎謙虛勉進之功席父兄之勢為美官則溺志於逸樂必致敗亡之禍何有乎畏慎持盈之道有高才能文章則騁技於枝葉必棄根本之實何有乎沉潛為已之學伊川以是三者謂之不幸其憂深其慮遠其為天下後世人才計至譬

切矣顧習俗之移人雖資禀淑厚者亦必逞其英雋亟于功利弗能自脱然則人才之不古若有由然哉

呯酒解　莫如忠

余昔遊關中時問酒之名則惟桑落為最著至是客有自關中来者以呯酒餽余曰亦關中名品也余嘗而甘之何論桑落而後悔其遇之晚也呯之義以飲名可無煩盃斝獨卓管甕中噏而取之時其耗挹水

注焉以度羸縮水漬成酒機相灌輸飲罄而貯常盈舉數而序不亂津津乎若玄蟬之吸露而無損於廉偃鼠飲河各充其量也不洵為酒德頌哉余喜止客及所與偕来者凡為大賔三初筵既竣斯醵乃陳客殊饜之命爵無算時則陪儐者或不任爵儼然呴余而詟曰子實擇禮大賔在是匪觴之稱而吓之褻無乃不可乎余曰唯唯否否如子之云則孅趨鞠毱盤辟雅拜而以為容者余非不知也然酒客之朊也而

敢弗供毋乃使容謂余巳曰無褻而實褻之貺乎大禮有初古汙樽而抔飲非賓禮之初即禮則不慼奚飲之擇傳曰茍有明信潢汙行潦可薦於神明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合賓主之交享用玄酒以佐大烹質而有文非不隳禮明信孰甚焉而云不可何也於是陪儐者起謝曰我過矣我過矣我乃不知亡於禮者之為禮也微子詔之余惡覩夫大方以負喁非聖飲瓢毀賢之惑終矣再拜避席而退賓飲如初

鳴楸解　屠應峻

齊郡黄君德兆仕於朝退耕於海野居數年太宰舉其才徵還郎中道莒城止客舍庭中空夜聞聲焉聲之所起如風飀飀迤颼羣卉枝柯相樛飄舉升降涓泉若流砉然勃鬱激逸轇輵疾浪汩没駭騎奔騰綿延抑歷翕協謳譲迭盛更微若諧若怒恍惚靈變幽暮遘近究若有端視不見所邑大夫晨馳而告曰是之謂楸鳴者也楸植於舍且數百歲矣曠世一鳴聲聞喤喤土人志之曰

維禎祥理或晰而莫析事有徵而必彰陳寶鳴而節來
室木蘖而蹶張鶴鳴陰而爵縻鳳止岐而德昌宜哲民
則以興業典册煜而垂光也海野子來以告少微生曰
吁有是哉運化莫齊氣感斯激應月而潮矢風而疾龍
矯雲翻電迅霆擊子覿夫物之感於聲也清商奏夏木
零處女嘆巍城震彤䖍豐鳴雉升宮鐘應銅山傾風出
虆而應嘯獸仰秣而翔廷石何憾而質隕水何蹙而淵
騰虛管恊僎空谷授音固無心以類致亦頑冥而兆靈

吾請語子以楸鳴之徵可乎夫人之為精也摭英韞靈委端於天體則軌曜智越垓埏故能淪格晦邃徹歷幽玄肦鑾變動微入無緣也王者循民辨政鳩虔治官裁紛釋憾匡奠以安皇皇羣辟掌之宰史明掄周虞登賢斥鄙百度齊均四海咸乂子實哲良宅揆繩馭乃今服休釆列冢貳輩者抑皆緝緝濟濟視民若子競競繹繹位曁於理哉其或躡蹤恢詭秉志獝狂殫民厚殖背道自藏仇若秦越刈若莠稂急若束濕薪剽若振萎黄令

鵂伏鷇牧羊以狼上下弗恤隕越為昌於是羣黎畢逋顩天自摹大東興謠鴻雁矢歌舛易陰陽互睽天和斯楸之鳴恍與為徒也亦有憑憑俊乂屹屹幹楨荒遯在野播遺弗賓容瘁楚澤名淹衡門藋藜弗給山澤長辛圭璧膚玷騂騮棄櫪窮徼終遷没身永謫南冠伏纍圜轅執戟天生若才用之不卒則亦戚慄屏怦情營氣蒸俯觸草木盼通神明淵默暝聽寄之斯鳴子方作凝丞弼後先踐斗樞提衡銓進黜蠱吏平章化元植登曠哲

甄崇逸賢景風四協穆氣不奸神之聽之福禄來延名勒洪鼎功被朱絃嗣巻阿於國雅張廣樂於鈞天斯固感楸鳴於兹夕信禎祥之不愆也

雷解　屠應峻

巳亥秋七月朔雷擊奉先殿古室是夕皷樓災宗伯右諫議請明黜大僚以勅天戒於是司寇屠公僑南宗伯吕公柟請罷詔可僉戚戚心異之以為黜之弗若也史其氏解之曰吁夫天之赫怒以威也為雷為霆陰薄陽

摧隱轔若巡輧訇若追飈揚電矯虩虩虺虺磅磕鬱律磔薄迅越千轂駢擊萬轃虒伐駭氣漂奔殺機鬬發當是時也丘崩嶽遷魑潰魍蹶凶人衆危儵忽亡魄窮冥失勇蒙卓喪力子婁罔施其精夸娥莫措其疾行若負刃廋安得穴身尠定舉面鮮恒色及究其所摧滅也僥倖得免邂逅時脱疇惠迪而抵攠或轢㩧而罔慝不滔之命罔渝之理亦遇而已矣乃或嶢岸摀癟其石虬木摧折其枝故宮焚甍雋宇壞栖釋此糾彼其故何與天道

恢恢當威見值逢衝則櫪過披則入固非斤斤以晰微纖纖若飾職也將蠻噬㥿嚙赦毒所觸隱若虺蜴云爾哉今夫萬衆之怒九重之威矍矍赫赫亦猶霆雷也劉然廣運逆意則誅珉瑜在御當者為奇釁脫函車之獸網漏吞舟之魚故愛之加膝憎之茸履惡之成屋踐好之生翮羽㥿燠為冬春進退異虎鼠崇之則跨騰青雲之上抑之則委墮黄泉之下朝握夕擯安論潔汚猶之雨露所潤日月所臨函氣者育失化者零豈云荃蕭之

貴賤騶騑之美惡鶡鸞之鷙與仁哉雖然天不可慮道
不可幾仕無常遇士有恒持嶢嶭不以顛石損其形虬
木不以折枝毀其幹君子不以羅阨決其維是以三閭
九遷而未悔孫叔旅進而弗愉展季抗迹於三公姬旦
孫德於碩膚豈其情之爾殊哉固以義為不可離也故
齊得齊失達人之極融融娱娱味道之腴遺物定志哥
德之止改玉改裳不改其行至人恬漠與道翺翔損華
宅實時暗久彰斯非美乎且闇之舉世同好皭然莫淆

慎修可顧神聽不恍火齊彌光乎莫𥈞大屈厲質乎重銷隋阿別利於糾紛新栢辨節於後凋衆庶憑朽乎株木賢哲蜚聲於寥寥二先生者獨行不懼遯世不幽覽輝千仞德音矯矯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斯之謂與至若堅礪於砥緇涅而緇鏤剛以折荃化為蕙違則去窮易執射時則固二先生之所譏亦非僕之所敢知也